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選

長樂郡
振鐸西
諸子書

長樂郡

諸子書

唐李林甫守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直學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感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度智勇可謂兼之稱為

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議者多非光

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中

徒蟠英姿磊落潘岳揚筆誄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遠策固將有以為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序如

管隰之迭升栢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

人披曰齊栢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栢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

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

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

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穎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

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班固

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故勢疑則

隙生力侔則亂起蕭赫宜猶縲紲信越終見頽戮不其

然乎

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殖臨

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

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禪書

之略術臣贊曰縉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

赤色紳大帶也人出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其懷道無

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

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

矯枉之志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雖寇鄧之

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天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

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

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

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觀其治平

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道尊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

導之以政齊之以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

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

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人或未賢參在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選

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不得不校

其勝否即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在德

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建

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

慶乎後范曄後漢書郎顛上疏曰禳災延慶號今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

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

聖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

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

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

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

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

之又曰鄭興字少穎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

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宗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

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曰崇恩德以

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

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鄉潁州人封山桑侯

字次元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

扶風人封安豐侯為潯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

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

功次云爾

官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示

官者養也養闡人使其看官人此是小臣後葉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官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

天文官者四星在帝座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閭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閭人掌守王宮中之門寺侍人掌女

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鄭玄曰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闔戶審門閭謹房室

禮記文也鄭玄曰闔戶主領闔堅之官也於周則為內

宰掌治王之內政官令誠出入及開閉之屬也重閉外

門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

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

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

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老子曰

壯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

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頭父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

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擗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

庭後宮所處中官謂諸中人

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却畏

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

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杜預曰勃鞞拔也史記以勃鞞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

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

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

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

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

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及其弊也

者未得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

賢乃亂齊伊戾禍宋左氏傳曰齊相公卒易牙入與寺

無衛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闔官豎刀也史記曰豎

貂為豎刀並音周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

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

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

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漢興仍龍秦制置中常侍官然

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范曄後

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

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及高后稱制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漢書朱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

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近房卧

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

幸漢書曰孝文帝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宦者

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

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庭置中書

所授號令改發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

門曰黃闈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

損穢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其廢錮不得復進用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

人不復雜調他士始淳漢書注曰調選也至永平中始置自數中

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摠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

焉職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眾

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

邑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遂享分土之封超登

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

依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

功遷大長秋封鄉侯

後漢

後漢

後漢

書曰安帝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

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

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圖議無由參

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宦傾擅朝室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之隆祚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闈牖

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入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領事之號或曰永巷則曰永巷僕射其

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相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雅卿豕

郡人安帝時焉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

陰王詢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此鄉不越

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

西鍾下皆截衣為折言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

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

常侍相帝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

衡潁川人相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

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

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

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迹因公正

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范

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

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張良陳平雖時有忠公而

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陳琳檄曰所受

光五宗所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校乘

賦曰高冠扁馬長劍開焉法言曰或問使我苴子余茅

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

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府署第館基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

盈初月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

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媼

媼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

焉社預曰妃媼貴者也媼音墻漢書曰初袁盎為吳相時從史

盜秘盜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

兒舞女干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狗馬飾彫文土木

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狗馬被縵蜀佞作傳

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縵蜀佞作傳

以緹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肉董孛子以自衛達班固漢

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董骨以行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

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董合之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寇劇緣間搖亂

區夏劉駿駮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乘雖忠良懷憤時

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尚書曰子因復大考鉤

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

少府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

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凡稱善者莫不

懼被災毒相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實武何進

位宗戚近乘九服之響周書曰乃辨怨恚協群英之勢力九服之國謝

承後漢書曰黃向對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

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

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

將軍靈帝崩表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因

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雖表紹龍行芟夷無餘後漢

書曰表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

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

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然以暴易亂亦

何云及史記伯夷曰登彼西山兮言自曹騰說梁冀

竟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

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木寶

龜紹天明即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商紂暴虐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

罪遷於周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

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何晏論語注曰逸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

代不求利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是以堯

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繫論

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長往之

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或隱居

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

者避世其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

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

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然觀其甘心吠畝

之中惟粹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

居於吠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藪

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

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恥之實屢黜不去其國傳曰

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德弥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斲兮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

情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

於海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

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

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

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

擊聲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

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然而蟬蛻稅蠶埃之

中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

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荀卿

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見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

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

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蘊藉慈義憤其矣東漢漢記曰栢榮温恭有蘊藉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

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

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栢伯辭於晉侯曰伯

父若裂冠毀冕技本塞源毛詩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

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

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其薄天雖有弋人執罾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光武側

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

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旌帛蒲車之所徵其彼相望

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故乘年

老乃以安車蒲輪微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

帛若薛方逢江步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谷

因使者辭謝曰病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

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詭其言

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

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

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曰

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

能濟時乎即便駕歸嚴光周黨至而不能屈

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至而不能屈

書曰彭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

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

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吐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

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

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

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緒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

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

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

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宇

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

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

乎論語子曰舉逸人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

節港疇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炘顯宗第五子又

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

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

車託病逃歸隱身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

卿相等列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至乃抗憤而不

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蓋錄其絕塵不

及同天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

奔逸絕塵而矚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交也論語

子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上以沮桀弱之人百門荷

蕢儀封人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日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帝中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

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

惡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於言嗟嘆之情動於中而形

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

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

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有帝

庸作歌夏書有五子稟氣懷靈運或無異古猛虎行曰

受形有然則歌談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

彌著幽厲之時多有風刺在下相習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綽子曰君子養源源清

馥馥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兩下吳越春秋樂師

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

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

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蹠雲天過虛者華無根

然原上接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寔之徒范曄後

駟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匡傳毅同時異

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班孟堅異

執同奔逸相師祖禮記曰仲尼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若夫平子豐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以無嗣響平子張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著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

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

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

為魏烈祖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始言始將情意以緯

於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子為

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孟堅也皮子建仲宣以

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

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

諸賢代尚詩賦皆辨則風騷詩掇百家之徒以賞好異

情故意製相詭

說文曰詭變也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元康晉惠帝年號也

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律異班曹體變書星網

首星稠繁交綺合

論衡曰德陳得失奏便

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

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言如女工有綺縠也

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

之高韻

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

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遺風餘列事極江右

史記曰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

擧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

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

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麻載將百

建武晉愨帝年號雖比響音照辭波屬

雲委

答賓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玄罔象得珠老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

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麗之辭無聞焉爾

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仲文叔源許詢有

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躰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

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

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

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

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

事於物也躰裁制也謝承後漢書

並方軌前秀垂範後

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

昆尚書曰垂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楚辭曰跪敷衽以陳辭陸機樂

府篇曰高
權為此歌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文賦曰暨音聲之迭
代若五色之相宣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

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

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

人所共
子建與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

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
子荆零南之章正長

朔風之句孫子荆陟陽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並直舉骨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則式自靈

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曰周公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

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

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沈休文

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

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屠鈞卑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尉繚

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

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非論公侯之世

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敷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

明敷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

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

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

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

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

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

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

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

奏事文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劭漢官儀曰侍中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昌

出則佩璽抱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昌

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嘗醉小費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

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

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

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誤也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負

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非若晚代分為塗

者也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漢末喪亂魏武始基

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

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因此相訟遂為成

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州都郡正以才

品人傳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而

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惣其義而

舉世人才外降蓋寡徒以憑籍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

故因世資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法

以成貴也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劉毅所云下品無高

門上品無賤族者也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

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

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衣冠以外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

皆同下科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

較學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夫人君南面九重奧到絕

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

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簞豆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

爾雅曰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

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

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

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

納天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

甲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

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

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

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

也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適我後觀百獸之畏我
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虎外無逼
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外無逼
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披朋樹黨
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玉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
與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
賄成鈇鉞瘡痍構於牀第側之曲
西京賦曰所惡成瘡痍
言不踰閭杜預曰第第也服冕棄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衛太子
謂渾良夫曰服
冕棄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毳來悉方艚但素縑丹魄至昆兼兩音
北毳渾貂之屬艚船也丹魄虎魄也
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
姊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
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

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崇貧而好利富擬王者宋書
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權倖之徒惛憊
人之法未肯不關盛衰焉下宗戚
欲使幼主孤立求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搆造同異
興禍隙帝弟宗主相繼屠勦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
也滅之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
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
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秦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
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

劉爾雅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代山曰聽於無聞曰聰

纂繼也外曰神尅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

人不網網漏于楚項代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敗

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網雖令網日漏也爰茲發迹斷

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

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姬夜哭曰吾子白帝子

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

赤粵丁厥**蹈秦郊嬰乘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

革命割制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天順民五**

星同晷晷光晷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項氏畔換**

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西土宅**

心戰士憤然尚書曰邊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乘**

豐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

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

曰章却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

故曰**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

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予王**恭行天罰赫赫明**

之爪牙又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明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雕鏤者閹闥恣趙朝政在王閹

毛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鷲外見雍於王鳳等炎炎燎火光

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鯨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

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

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雲

起龍驤化為佐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為齊王後楚王黥布

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縮白同閉胡鎮我北疆應劭曰閉音扞南

閉縮為燕王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

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

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因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

微盜賊九縣颺迴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授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

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

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禮

注曰甄表也 沈機先物深略緯文 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旗誓蘇雲 漢書曰劉

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

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

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東

都主人曰戈鋌彗雲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漢書曰莽封

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度劉庸代反 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紛云及趙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檀命暗陽又曰公邯鄲又曰彭寵自立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三河洛陽也為燕王代即燕也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

光武令馬異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

孟津以拒之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

共道石城湯地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

執書靈慶既啓又謀咸贊 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

同文 靈慶既啓又謀咸贊 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

謀謂衆議西都賓曰明明廟謀剋剋雄漸 廟謀廟筭也天啓之心人其之謀

兼聽獨斷聖於烏赫有命系我皇漢 毛詩曰有命自天蔡王之法也

命復漢之神

文選卷第五十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袁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褒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賈誼

秦孝公據殽殺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崤謂二殽函
由谷關也史記張良

曰關中左殽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函右隴蜀

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吝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

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戰國策蘇秦說

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卒地千里孝公既

沒惠文武昭武王立卒立異母弟是曰昭襄王也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

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

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

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三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為從離秦橫也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

尸三万以為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寧越趙

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李所以安周高

誘曰杜赫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章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惠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幻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劬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程景未詳史記曰蘇厲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以爲亞卿也

之倫制其兵

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爲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

呂氏春秋曰田忌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子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爲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

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逡巡遁逃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爲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槽音魯韋昭曰大楯曰槽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

輪以爲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

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享食也及至始皇奮六世

之餘烈張晏曰孝公惠文武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士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周置三川郡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敲扑木浦以鞭笞天下臣藝以為短曰敲長曰扑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

首係計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百越之君俛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記李

俊應劭曰壞城恐復阻以為已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

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鋦音的鋦或為提錄音巨然後踐

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

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札記曰儒有

為樞也田隸之人如淳曰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也田字田人也

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札記曰儒有

為樞也田隸之人如淳曰田古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中庸

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

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

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

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其逐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

躡足行伍之

間俛起阡陌之中

如淳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

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

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方言曰羸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

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

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鋤耨棘矜非銛鹽於鉤戟長鋸

孟康曰耨鋤

矜音謹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槿也耨音憂槿巨

中幼如淳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

鐵鉞有鐔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

通俗文曰罰罪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史記曰賢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方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馬彪曰絜匝也下結切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

鄧展曰招猶舉也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春秋考異郵曰君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兒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日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春秋呂氏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日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簡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

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

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

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

悖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

忠佛耳字書曰佛違也佛扶勿切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

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

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

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

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

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懼然易容懼敬兒也指薦去凡危坐而聽指薦去凡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

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

子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

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

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

馬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必合意

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望坐茅以漁

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

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

齊王曰祖仁者襲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撓遠方壹統類

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

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恩貌也孫子兵法曰嗟乎余

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

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

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官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

遠佞人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省庖厨去侈糜卑

官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

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

空虛女子曰法寬刑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

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露既降朱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

朱草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

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

才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

習而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

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論語子曰邦有道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

矣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是率長幸遭

聖主平世而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是伯牙

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遁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蚤螽終日經營不

能越階序說文曰蚤螽齧人飛蟲也莊子曰蚤螽替膚

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致千里而不飛僕

雖器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

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懿

曰高誘淮南子注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禮

而介紹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氏

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

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

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

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

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

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

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

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誦乎不知已而

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

之曰嚮也見客之容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

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

嬙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帽則見之者嫫母

昔走易之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

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問姬子奢莫之媒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

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

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

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

能以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苴子弋弱弓織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鶴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

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激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

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

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

遊求賢索友麻芋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雞王而

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輅端橫木以縛輓也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嘽諧慢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

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丘子

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維夏用胸左頭奉

之禮文既集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

力人不識寡見劉德漢書注曩從未路望聽玉音

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

說浮遊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

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

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

傳曰股肱臣也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

傳曰股肱臣也

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
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
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
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
是遂求北犬晨鴈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
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比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
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
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彼晨風鬱彼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志我實多比自以
志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
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
人深又口樂者所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

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

也身敬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

美玉蘊於砥

武

砮

凡人視之快焉

馬融論語注曰蘊

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

良工砥之然

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

精練金也金百

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

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

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

論語子曰大

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

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

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紛紘天地寂寥宇宙

言所覆者廣也

紛紜衆多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

曰謂窮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

至也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尚書曰故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夫忠

賢之臣道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

可封瀾水皮安瀾以喻太平也尚何必歌詠詩賦可以

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語

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

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維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

如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

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毛詩

耆之老毛詩也謂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夕願濟湏臾且觀大化

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

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

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樂動聲儀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

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

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誣也處把握而却寥寥乃欲圖大人之樞機

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跣膝行流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爲多

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

鱖魚並逃九罟域不以爲虛爾雅曰鱖魚似鱖而無鱗郭璞曰今泥

郭璞山海經注曰鱖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曰九罟之魚鱖鮒爾雅曰九罟魚網也是以許由匿

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見上文

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

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

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董正也

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彌大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二

客雖室計沮與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

也室塞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

仁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

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抱乎鼓鑿掛鏘

七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卻克援抱而鼓鄭玄周禮注曰介披甲也故物不震不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

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

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相公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與音余先生曰非

有聖君見之君惡焉有甘棠之臣故虎肅而風寥戾龍起

而致雲氣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螭螭侯秋吟虫浮游由

出以陰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

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

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善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楚

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之戰

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三代以上皆有師傳五伯以下

各自取友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各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僕也齊相有管鮑隰窳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相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

用以為輔佐說苑鄒子曰窳戚叩轅行歌相公任之以

國政論語子曰相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相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晉

文公有咎犯趙衰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
 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
 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羖擗却西戎始開帝
 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得失之
 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降國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柰之何王廖曰君其遺
 之女樂二列遺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二秦走宛秦繆公聞
 百里奚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
 許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
 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圖曰五帝異緒宋表曰緒業也

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
 師戰于邲晉師敗績邲步必切勾踐有種蠶滌庸剋

滅疆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
 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
 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
 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魏文有段干田翟秦
 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

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之
 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

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
 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
 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黃黃翟黃也成魏文侯弟
 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載秦
 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止燕昭有
 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

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
 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

王怨齊於是誦身下土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
 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

菑齊潛王走保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

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曰呂氏春秋注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龔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日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

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官觀宣紀曰令

省宰又曰郡國省田官損諸苑宣紀曰池籞未御踈繇

役振乏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笮弄繇恤民災害不遑遊

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

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

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縗

經凶災而吏繇事傷孝子之心自惻隱身死之腐人悽

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

皆勿坐匿大父母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

其零茂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

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我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

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

峭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

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殘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懼伏

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

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徭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徭

章容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豕牧獸者

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蠶

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况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環自食良人生事因自賊故

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

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鳳皇來

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群

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神雀仍集麒麟

自至宣紀神雀仍集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

降于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

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周春秋元命苞曰天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堯

命文王以九尾狐

武王得兵鈐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入百諸
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

受拒鬯而鬼方臣周公受拒鬯未詳鄭玄宣王得白狼

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夫名自正而事自

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

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毛詩曰因天性憍蹇習俗傑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戕

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

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鳥

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審馬播種則扞弦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

禮記注曰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倒殪伊

史記曰匈奴射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利則進不利

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

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旒

熾我是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衆來降鄭氏

珍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滿結計沮顏焦齒

鼻矚閉翦髮黥首文身裸果袒徒之國編結即編髮也

辨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首義曰刀刻其面

蓋沮頰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鼻矚也黥

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懼忻來附婆娑嘔

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尚書傳曰

字通毛萇詩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鴛鴦在梁哉

傳曰均平也是以刺史感德

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鴛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

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毛詩曰

酒既餉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袁善注

奉政太天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問彪曰往者周二戰國並爭天下 班叔皮

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曆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暨于稷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

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善曰漢書

為劉氏善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王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

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太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始起沛澤則神母夜

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

赤帝子故也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撥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昔在有能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

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

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曰

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善曰

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適遭暴亂

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遊說之士至比天

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

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

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者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孔子成若然者

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隸飢

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饑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

隸也饑或為瑾荀悅思有短褐之襲檐石之蓄短為短

曰道瘞謂之殮也思有短褐之襲檐石之蓄短為短

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檐與一斛之餘所願

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孟

老稚轉乎溝壑惡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

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

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

為神明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

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鎖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

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又況公麻不

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也善曰鴟冠子曰無道之君

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是故駑蹇之

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

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爾雅曰干求也

秋曰所為貴驥者善曰史記為其一日千里也陳涉曰鷲

雀安知鳴鷲之志哉韓詩外傳蓋具梁椽之材不荷棟

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禘謂之梁椽朱儒柱善曰說文

音節稅斗筭之人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筭竹筭也受

也說文曰鬻鼎非實也鬻鬻與鍊同音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

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

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

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

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

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張

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

由人吉凶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

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三曰神武有徵應善

徵應謂下 四曰寬明而仁恕 善曰漢書曰高祖寬 五曰

知人善任使 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 加之 善曰論語子曰 從

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 善曰論語子曰 從

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相公從

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

漢王輟食吐哺曰 善曰漢書曰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善曰漢書曰

豎儒幾敗乃公事 善曰漢書曰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善曰漢書曰

沛公方踞膝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 善曰漢書曰

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善曰漢書曰

食其說沛 善曰漢書曰 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善曰漢書曰 高四皓之名割肌

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 善曰漢書曰 高四皓之名割肌

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善曰漢書曰 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 善曰漢書曰 意吕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顧上有所不能致四

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

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

酒太子待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

向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

本招此四 善曰漢書曰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天命 善曰漢書曰

人之力也 善曰漢書曰 於漢王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

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騶乘監諸將英雄

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莊

曰我為汝言其大 善曰略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 善曰略

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善曰略

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諡

文曰姓孕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

契吕公觀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 高相常從王媪武負貫

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

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也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始受命則白蛇分西

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善昭曰厭合也善曰一艷切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方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

使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遇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

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覬覦欲也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負不可異無為二母之所笑善昭曰幾望也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未終矣善曰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

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

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

也少子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

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

之患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

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

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

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

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

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曰羞內恕已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而作論文王

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

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蠖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

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

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

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

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
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聲諸
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
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相子新論曰惟人心之
所獨曉父不能以禪子
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
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
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

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懼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

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

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懼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

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

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問字元首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雅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子桀十七

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子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德而長秦無道而暴也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

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

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

帝稱曰與我共此者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

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兼親踈而兩

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

并兼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論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

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文苞茅不貢齊師

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

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

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吾役也為宋役亦職王綱

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

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茲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脣吻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

王自魯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孝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平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

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赦簡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赦

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

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

之地騁譎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至於始皇乃定

天位班固漢書贊曰天位曠曰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

德若彼用力如豈非深根固葉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

所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矣周易否卦

亥曰苟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

危乃得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

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數以

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棄禮樂之

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

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班固漢書贊曰

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仁心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交刈股肱獨任

曾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擢法言曰灝灝之海濟樓航之

文權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誼過秦曰

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

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

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

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

公卒大卿強公室甲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

魏也論語亂滑識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始皇聽李斯偏

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九

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

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

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

秋合誠圖曰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

誅鋤民害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

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史不能改制易法寵

記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

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

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輕決於高蒼頡篇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二

官欲祠淫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

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案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

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閭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
案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
勝唐唱之於前劉項斃
之於後
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
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
項隨而斃之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
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
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
湯武之賢茲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
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
曾子曰
合之衆初雖相
撤後必相咋也
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漢書曰高祖三年
斬羽東城即皇帝
位於沔
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水之陽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班固漢書贊曰

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
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
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漢擊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

呂擅權圖危劉氏

漢書太
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
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詔注曰推

秉即柄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

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
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
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

東牟朱虛授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
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

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
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
興居為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
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曰踵繼也
忽先王之

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

吳楚七國之患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

連城數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茲夫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

不從

漢書賈誼上疏之文

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

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北發高祖釁成

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

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

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用濟南楚趙亦皆反猥由也

所謂未大必折尾大難掉

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字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未大必

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

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

漢書主父偃說上曰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

租稅不豫政事

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

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

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

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

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

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

漢書劉向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

用漢書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教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

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

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

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

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

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倖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

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唯恐在後或乃

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

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

部鄉侯閔以莽篡位獻神

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

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

疆之期至於相靈奄豎執衡

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

日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

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

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

亡秦孤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茲凶並爭張超感曰中外宗廟焚為灰燼宮室亦為秦

藪杜頊左氏傳注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恥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

逆剪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

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

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

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

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

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

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徒吏二千

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

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

亡秦孤

茲凶並爭

張超感曰中外

宗廟焚為灰燼宮室亦為秦

藪杜頊左氏傳注

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

晉灼漢書注恥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

魏志

逆剪滅鯨鯢

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喻不義

迎帝西京定都潁邑

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

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

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

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

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

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

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徒吏二千

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

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

牛馬故以衡軛喻馬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喪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扶之者衆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此言雖小

可以譬言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其基不可倉卒而成

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

安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豆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

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徒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乳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之

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

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

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系本曰鳥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揚雄

方言曰圍棊自閩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

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若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孔子之辭是以古之志

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坐以待旦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自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豈是以下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圉圉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且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漢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

奕廢事棄業志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体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或賭及衣物徒暴易行坤蒼賭弱也賭丁古切賭記被切庶恥之意弛

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罽古買之間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栢譚新論曰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

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

者守邊趨作罽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

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阜遮要爭利者也下計

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罽者也更始帝將相不

能防衛而令罽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士之實技

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廣雅曰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術也劉向圍碁賦曰

階因也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考之於道其術非

孔氏之門也以交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冥身而

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左氏傳伍

大夫其盱食乎班固漢書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

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

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百行兼苞文武並鶩

李陵書曰其於孝人皆如鳳如龍與摘暴學管百行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設

與摘暴學管百行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柏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當世之士

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曰惜愛也使名書史籍

勲在盟府左氏傳宮之奇曰號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

孰與万人之將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

放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質博奕矣周禮

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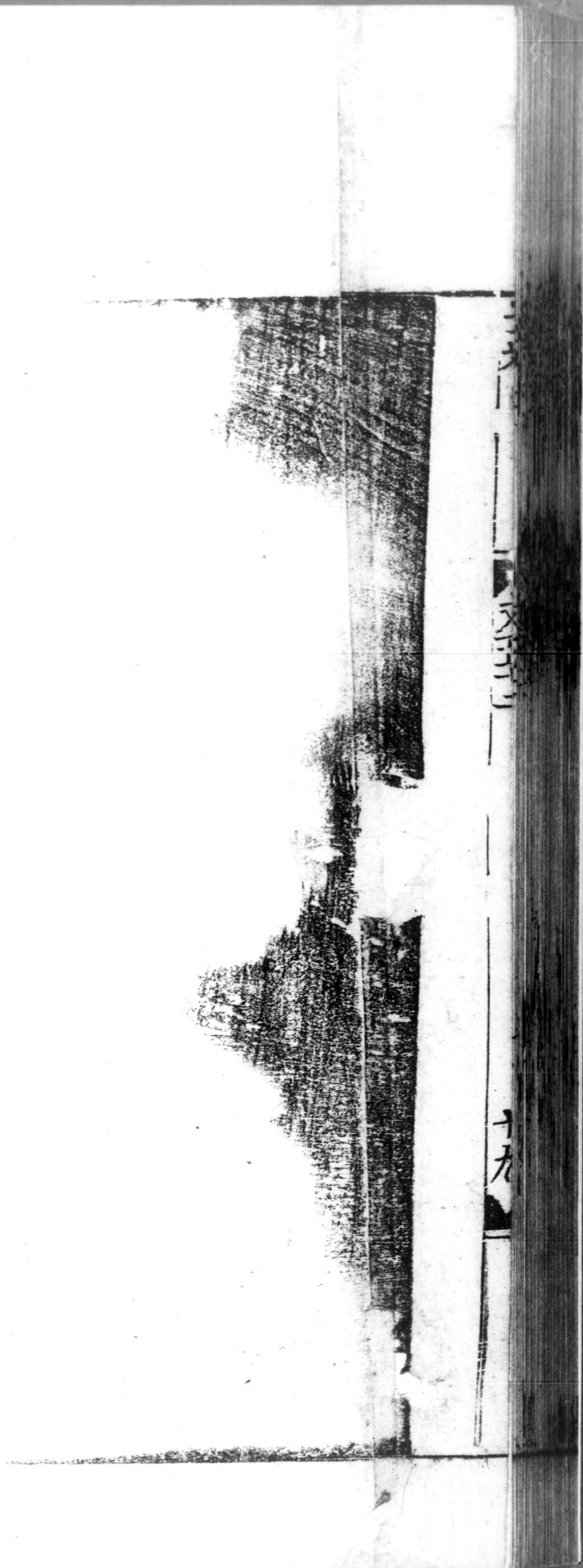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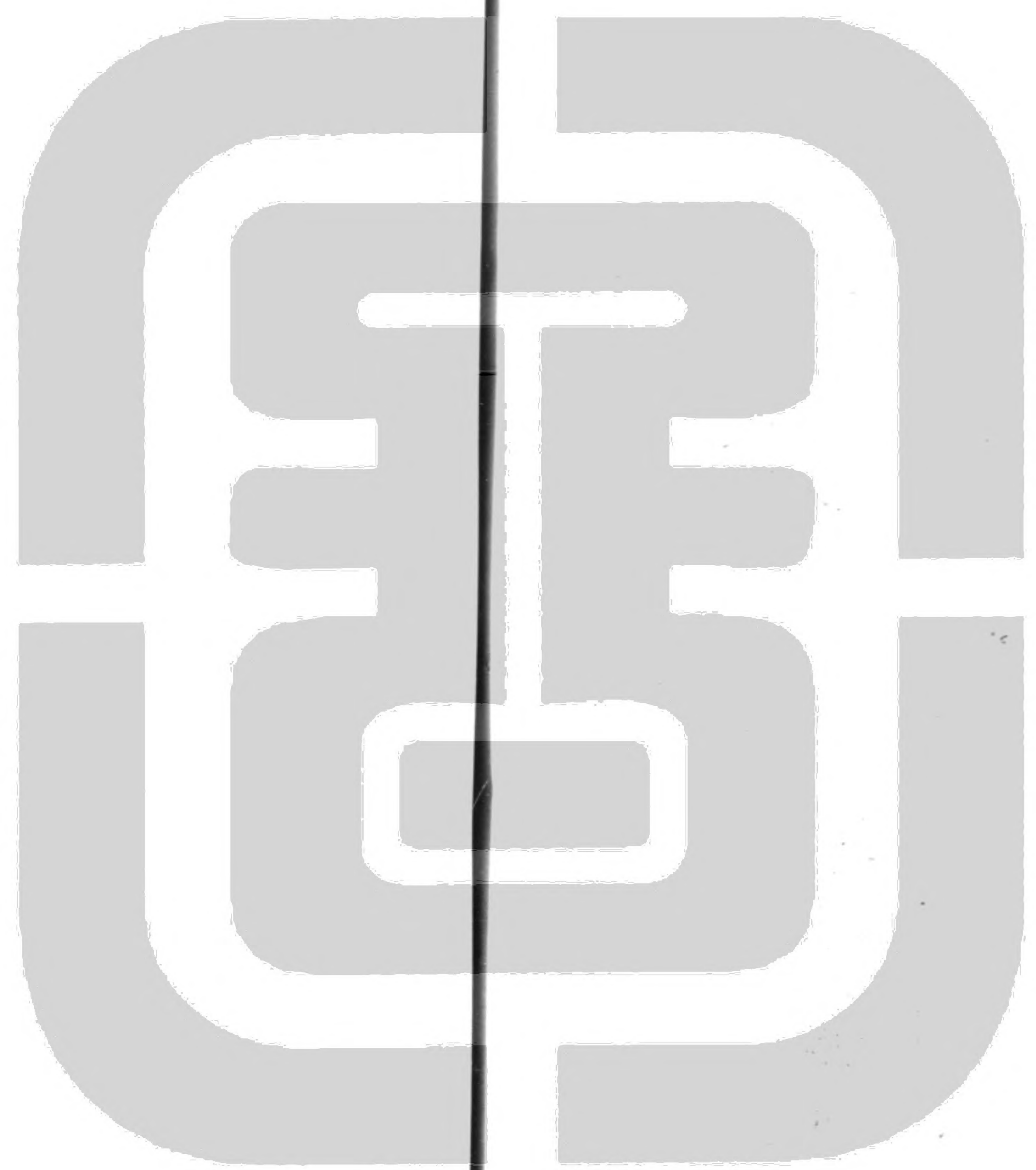
質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用之於射御是有將

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十九

